



沃格林革命

传记性引论

(第二版)

埃利斯·桑多兹 (Ellis Sandoz) 著
徐志跃 译

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

清楚 综合 权威
最佳沃格林入门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第二版)/[美]桑多兹著;
徐志跃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7
ISBN 978-7-5426-3859-5

I. ①沃… II. ①桑…②徐… III. ①沃格林,E.
(1901~1985)—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5416号

沃格林革命
——传记性引论(第二版)

著 者 / 埃利斯·桑多兹

译 者 / 徐志跃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孙豫苏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京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80千字

印 张 / 19

书 号 / ISBN 978-7-5426-3859-5/B·250

定 价 / 39.80元

献给我的妻子*

* 全名 Theresa Alverne Hubley Sandoz, 2011 年 6 月 25 日在家中逝世。——译者注

愚蠢的一致性思想小人的鬼把戏，为政坛、哲学界和宗教界的小人物所倾慕。伟大的灵魂则与一致性丝毫不沾边。追求一致性的人可以去仔细留意他自己在墙上的投影。用不假修饰的话说出你现在所想的，同样用不假修饰的话说出你明天所想的，尽管明天说出的话会与你今天所说的全然矛盾。——“啊，你因此将必然被误解！”——被误解难道就这么糟糕吗？毕达哥拉斯被误解，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及每个曾以人样活过的纯粹而智慧的精神，不都是如此吗？做伟大的人，被误解就不可避免。

——爱默生“论自立”

本书使用的书名缩写

A	《回忆》
AM	《自传性回忆录》
ER	《从启蒙到革命》
NSP	《政治的新科学》
OH	《秩序与历史》
SPG	《科学、政治和诺斯替主义》

目 录

中文版作者序	7
第二版作者序	11
第二版编者前言	13
致 谢	15
引 论	19
第一章 起点:常识和新科学	23
第二章 生平和直到 1938 年的思想历程	51
第三章 美国化:直到 1981 年的学者旅程	87
第四章 历史和政治的科学:1952	106
第五章 历史及其秩序:1957	130
第六章 神话、哲学和意识:1966	157
第七章 努斯原理:沃格林革命——1981 和之外	200
第八章 整全之异象	228
尾 声	260
沃格林著作编年,1922 - 1981	284
附录:哲人的天职——沃格林范式	289

中文版作者序

我对沃格林哲学的研究现在就要以中文示人,对此我备感荣幸。自本书三十年前(1981)首次出版以来,已发生太多的事情——既在这世界上,也在学术上。不过,沃格林工作的论点和洞见,作为永久的哲学的一种代表,并没被改变多少,除了他对政治现实的理解已不再新奇。他的工作现已大部分被吸收到政治科学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而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既有说服力,又有效。当然,沃格林本人是在 20 世纪极权暴政——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阴影下写作,而且他自身也遭受其害。他的分析致力于理解这些暴政,因为它们是对人类实在的简约描述,这种描述隐匿了宰制意志 (*libido dominandi*) 或权力欲——自世界开始以来,这种宰制意志就是每一种暴政的标记。在当前时代,批判性理解和科学本身的广泛崩溃所带来的困难,使我们对现象的理解从理论上变得模糊不清。沃格林纵身跃入并嵌入他自己的批判性才智的,正是这一空白。沃格林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力图把握他被迫生活其中的处境,并力图找到一种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说明它。结果他发现,古代基督教诺斯替主义异端,作为一种新兴群众 (*ersatz*) 宗教而复活,且盛行于世,同时,以诺斯替主义为中心的实践之意识形态化的扭曲变形,则要政治生存提供“最终答案”,并不祥地赋予这种生存以终末论维度。此重大洞见和论辩构成他第一本、也是最闻名遐迩的英语著作《政治的新科学》(1952)的核心,并在《科学、政治和诺斯替

主义》(1959)中得到阐明——其中的第一章是他1958年在慕尼黑大学所作的就职演讲。此两本著作反过来也扩展了他篇幅较小的德语著作《政治宗教》的原初视野。《政治宗教》是沃格林1938年逃离盖世太保前往美国之前,在维也纳最后一段忙乱日子中出版并随即被销毁的著作。他逃离了极权压迫,而相当惊人的是,早在1933年他在德国出版的三项研究已经尖锐地揭露了纳粹政权的真面目。而奥地利,犹如系紧在欧洲上的套索,很快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当中——这灾难也同样蹂躏了中国。

本书标题中的“革命”所指向的,当然是知识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这种革命在本书第七章中作出勾勒。这涉及政治探索以及从中产生的对科学的调整,即从以外部世界的数学化科学为基础,转向以哲学科学为基础,这里的哲学科学是指首先由古代希腊哲人所建立,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顶峰的那种科学。本书由此论证一个科学范式的转移,以及应用到人间事物时,科学本身之意义的重新定义,这对我们理解“什么是人类所特有的”这类问题,以及人类为了自身治理所创造的政治安排,有着重大意义。

对于沃格林研究,现在正值有利时刻,而本书作为入门著作,可以服务于几个良好目的。我们生活在日益全球化的共同体之中,在那里,“人类的统一”远不是令人茫然的词句,而是被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所构造的,由此产生的新式的、令人清醒的相互依赖,对全世界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再则,沃格林已不再是相对无闻,在今天,他已经被视为现代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人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分析。还有,他所有主要著述都已经以学术版问世,即由我本人主编的三十四卷本的《沃格林全集》(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91-2009)已经全部出版。除这些基本资料之外,沃格林的学术成就以极为广泛多样的方式影响日隆,其中有些成果可以在路易斯安那大学沃格林研究所的网站(www.ericvoegelin.org/)找到。在那里,过去二十七年沃格林协会的会议论文目录都可以追踪到,也有视听影像资料链接。沃格林研究所的“政治哲学”专著系列和“宗教与政治”专著系列(亦由密苏里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值得提及。最

后,沃格林本人的著述,以及与他的工作有关的两手文献,正不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更不用说中文了,因为沃格林的一些最重要著作的中文版已经陆续出版或正在翻译当中。

为此,我很高兴欢迎读者进入这本微不足道的引介著作,我希望它有些许价值,有助于读者去理解一位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徐志跃这位出色的学者,是他把本书带给中文读者,并付出辛劳、才能和热心。对于他在把我的书译成中文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非凡的译文,我非常感激他,并向他献上真诚的敬意。



写于2012年3月

第二版作者序

《沃格林革命》既已绝版多年,我自然很乐意看到它再版,而且是针对学生和学者群体的。1981年版的文本此番再版未做文本和版式更改。但为了纠正错误,本序后附有更正表。¹此外,本版增加了“尾声”部分。

自本书初版以来近二十年间,论及沃格林的二手文献虽有不少增长,但我相信,公平地说,我的研究依然是通观沃格林全部著作并以思想传记形式作出的仅有尝试。我原本讲的故事直到1981年;四年后沃格林去世了,是在1985年1月19日,享年八十四岁。传记性叙述的“脊骨”,是让这位哲人自己述说自己,这即是通过我事先采访听录后所整理的叙述,本书中引用时标记为“自传式回忆录”(AM)。该文件后来编辑出版,作为由我本人编辑的沃格林著作《自传性反思》刊行(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89;1997年平装版)。²

《沃格林革命》初版后的主要进展是汇集沃格林的著述,1991年先由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后由密苏里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即如今三十四卷规模的《沃格林全集》——截止本序写作时(2000),已有十七卷印行,另五卷正在制作。这意味着所有沃格林的著作即将全部以英文出版。因此,请注意本书从原刊处引用的所有

1. 更正内容已经反映在本书中文版当中,不再单独列出。——译者注

2. 本书中文版由华夏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译者注

论文现在都已被汇集并出版于《全集》，其中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包含 1953 至 1985 年刊登在诸多不同刊物上最经常被引用的论文。相关信息的更新，可以在密苏里大学出版社网页上找到：

<http://www.system.missouri.edu/voegelin/voegelin.htm>.

我要特别感谢圣约翰大学的亨利(Michael Henry)教授盛情邀请我再版《沃格林革命》并收录于由他主编的一个系列，也要特别感谢 Transactions Publishers 的霍洛维兹(Irving Louis Horowitz)和库缙斯(Mary E. Curtis)的鼓励和支持，还要感谢考丽特(Christina Kollet)和施耐德(Anne Schneider)在本版编辑上的辛劳。我还要感谢普尔(Monika Puhl)，来自波恩大学在沃格林学院做研究的访问学生，她帮我校正植字错误并核对引文。

写于 2000 年

第二版编者前言

“革命”是意味着恢复、复兴，回到以前状态的循环，还是意味着与过去决裂的新开端？按阿伦特在《论革命》第一章中的观察，此词在政治语境中原本采用前一个含义（正如在“光荣革命”中），但到了18世纪末获得了后一种含义。在“哥白尼革命”这一表述的意义上，正是桑多兹教授所用这个词的含义，“革命”强调的是新式，就如在“哥白尼革命”中，“革命”是指看待我们的宇宙及其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全新方式。相应地，桑多兹说到沃格林的“哥白尼式革命”，意指某种新的想象性洞见，“使得科学思维本身结构中的重大转移成为必要”。不过，哥白尼的“范式转移”涉及到与所有先前思想家的决裂，而沃格林的洞见之新，并不是在拒斥传统的意义上，而是意味着对往昔洞见的理解更深入，表述更清楚，也更为“区分”。沃格林的“革命”本质上是强化的恢复，试图克服作为现代性主要特征的意义之失落。桑多兹教授在本书“尾声”中睿智地引用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循此精神，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把沃格林力图做的事理解为必要的求索和探索（用艾略特的语言），这种求索能使我们返回到、并最终知道我们所由开始之处。沃格林并不称自己是保守派，相反可以被称为革命性的传统主义者，但他对传统有着保守派的深刻尊重。

现代人的头脑把“革命”与拒斥过去联系在一起，认为过去太落后、缺陷太多，乃至对身处更先进发展阶段的我们没有用处。对现代知识界来说，革命性的原创意味着某种新的学说或意识形态，某种新

奇的、迄今为止从没被认识到或想象过的“真理”，它一扫往昔的所有错误，并最终让人类走到正确的轨道。这一革命性真理的发现者于是就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

当然，沃格林从来不曾直接或间接地就自己有过这样的声称。因为他和他的著作恰恰是此类傲慢的反面。沃格林追求他的“有学问的非原创”（桑多兹语，见本书页107），他拒绝所有暗示任何种类教条论取径的标签，因为一个将自身局限于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教义的思想家，就已经至少部分地弄瞎了自己，使得自己看不见超越的不可预料的突入，而对超越之最深刻的可能理解，恰恰是思想的开端。不同于那种总想担当新型设计师的意识形态分子，沃格林的科学与考古学家的科学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他试图挖掘、保存和恢复过去，使之作为活生生的世界。在严格的语源学意义上，他的工作是“根本的”（radical），因为他毕生的求真引导他去探索人类思想的真正根源，不仅在西方传统中，而且也包括非西方传统。

我本人第一次邂逅沃格林的思想大约是在三十年前，那时有人向我推荐他论述柏拉图的书，我几乎将其一口气读完。从第一个句子，该书就开启了哲学中的意义之深处，那是我此前的阅读所不曾向我启迪的。桑多兹教授多年前撰写的现已增订的这本书，对沃格林思想的分析和背景研究是如此清晰和彻底，有着无以估量的价值。对那些试图理解沃格林思想的读者来说，让这本启人心智的引论著作再次刊行，实在是件幸事，我要感谢桑多兹教授让《沃格林革命》第二版作为“保守思想文库”之一而出版。

亨利 (Michael Henry)

致 谢

在将沃格林的工作介绍给范围更广的读者的过程中,在我看来最需要说的是,我一直受到沃格林本人无可估量的帮助,尤其是在许多次造访他们家谈话和收集资料期间,沃格林夫人充满魅力的接待和激励人心的谈话,令我备感享受。在写作时间和资金支持上,东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组织研究部和爱哈特基金会给予了夏季研究资助。本研究也获得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资金的支持。我的同事哈那克(Miroslav John Hanak)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第五章修改自“沃格林的历史形式的观念”一文,该文原刊于 *Cross Currents*, XII (1962), 41-67;第六章修改自“沃格林政治理论的基础”一文,该文原刊于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I (1971), 30-73。我非常感谢这些刊物允许重新刊布这些内容。对于获得许可较多引用沃格林的《从启蒙到革命》(ed. John Hallowel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5)和沃格林的“理性:古典经验”一文[载 *Southern Review*, n. s., X (1974), 237-64],我也在此致以谢意。

我真诚感激使本书得以完成的过程中所接受到的所有帮助。当然,本书所有的短处和缺陷都与这些慷慨提供帮助的人们无关。最后,本书的打印稿是由我的助手维尔本(Seasons Eckerle Willbern)准备的,她是动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她提供的专业速记帮助、研究协助和聪明的合作乃至幽默感,减轻了写作的重负,我满